

案件編號: 60/2004

議庭裁判書日期: 2004 年 5 月 13 日

主題:

- 輕微違反案件的判決的上訴
- 上訴的審理範圍

裁判書摘要

一、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380 條的規定，第 389 條和續後各條文，經過必要配合後，得套用於就某一輕微違反案件的判決而依照該法典第 388 條第 3 款的規定提起的上訴的審理程序。

二、 上訴法院祇解決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書的總結部份內所具體提出的問題。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60/2004 號

上訴人(原審嫌犯): 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公訴人): 澳門檢察院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澳門初級法院第五庭

案件在原審法院的編號: 勞動法違例案第 LTG-011-03-5 號

一、 敘述及原審的事實和判決法律依據

在澳門檢察院根據勞工暨就業局第 81/2003 號實況筆錄所載述的指控事實而提出的公訴下，澳門初級法院第五庭獨任庭法官審理了屬輕微違反訴訟程式的第 LTG-011-03-5 號勞動法違例案，並已於 2003 年 12 月 17 日對案中嫌犯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作出了如下一審裁判(見載於本

案卷宗第 132 至 133 頁的判決原文)：

「檢察院以本卷宗第四頁之實況筆錄、第九頁的賠償計算作為基礎，控訴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觸犯以下勞動輕微違反：

a) 一項經四月三日第二四/八九/M 號法令第四十七條第四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 b)項所處罰的不支付解僱賠償；及

b) 一項經四月三日第二四/八九/M 號法令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結合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 c)項所處罰的不給予年假補償。

本院依法由獨任庭進行公開審判，經審理查明：

嫌犯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於 2001 年 3 月 6 日以月薪澳門幣一萬聘請(甲)。(甲)於 2002 年 9 月 30 日離職。

嫌犯對(甲)作出解僱，但沒有按(甲)在工作上年資支付有關之解僱賠償，同時(甲)亦沒有享受其所應可享受的年假，而當嫌犯與(甲)兩者關係結束後，嫌犯亦沒有給予(甲)相應的工資作為年假補償。

未審理查明之事實：沒有尚待證實的事實。

上述事實，有證人(甲)、勞工暨就業局稽查督察陳添及 Chui Shek Ling 的證言，此外，還有本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本案中，嫌犯聲稱勞工(甲)之取得年假之期間為 2002 年 3 月 6 日至 2002 年 9 月 30 日，共可享年假 3.5 天。

同時，嫌犯亦認為勞工(甲)的年資應由 2002 年 3 月至 2002 年 9 月 30 日，為此，該勞工的解僱補償應為七天。

分析案中所含文件，儘管 2001 年 3 月 6 日該員工與和記電訊簽署的合同有“臨時(Temporary)”的字樣，然而，根據第 DL24/89/M 號法令第二條 f)項該員工在其離職時應已取得長期工作者之身份。

為此，根據同一法令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七條第四款 b)項規定，勞工暨就業局在卷宗第 9 頁之補償計算應為正確。

根據已審理查明之事實，本法庭認為，毫無疑問嫌犯已觸犯控訴書所指控的二項勞動輕微違反。

就民事賠償方面，法庭認為嫌犯應支付(甲)不支付解僱賠償及年假補償為澳門幣六千五百圓正。

綜合所述，判決如下：

嫌犯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因觸犯：

a) 一項經四月三日第二四/八九/M 號法令第四十七條第四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 b)項所處罰的不支付解僱賠償，判處澳門幣八千圓(MOP\$8,000.00)正罰金；及

b) 一項經四月三日第二四/八九/M 號法令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 c)項所處罰的不給予年假補償，判處澳門幣二千五百圓(MOP\$2,500.00)正罰金；

合共判處澳門幣一萬零五百圓(MOP\$10,500.00)正罰金。

另判處嫌犯支付工人(甲)解僱賠償及年假補償共澳門幣六千五百圓(MOP6,500.00)正，但鑒於嫌犯已存放澳門幣一千八百三十三圓三角(MOP1,833.30)於勞工暨就業局，因此嫌犯只須支付四千六百六十六圓七角(MOP\$4,666.70)。

嫌犯須繳交有關訴訟費用及 1/2UC 的司法費。

……」

嫌犯不服，現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並在其以葡文書寫的(今載於本案卷宗第 138 至 144 頁的)上訴理由闡述書的總結部份，指責在一審裁判書中，未有列明她在答辯狀內，所指出的對案件的判決有實質重要性的有關事實，有否被認定為獲證事實或不獲證事實，故此認為按照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 a)項的規定，一審判決應為無效，並請求本院命令把案件發回原審法院（見載於卷宗第 144 頁的上訴理由總結部份的如下葡文原文：

<<CONCLUSÕES:

- a) 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consignou se os factos alegados pela arguida na contestação foram provados ou não;
- b) Factos esses que têm substancial relevância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 c) A sentença recorrida é nula por força do artigo 360º, al. a), do CPP,
- d) Deve ser, por isso, ordenada a baixa dos presentes autos.>>)。

就嫌犯的上訴，駐原審法院的尊敬的女助理檢察長在其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03 條第 1 款的規定，所作的載於本案卷宗第 147 至 151 頁的回覆中，反對上訴人的主張，並尤其通過如下結論，請求本院維持原審的判決：

「1. 根據澳門法院一貫的司法見解，上訴法院只需就上訴人在其上訴結論(conclusão)中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審查，而無需就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motivação)中為說明其論點所闡述的所有問題和觀點進行審查。而那些雖然在上訴理由闡述中提出，但是沒有在上訴結論中提及的問題則不應該在上訴中予以審查。

2.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55 條第 2 款以及第 360 條 a)項的相關規定，判決書中需列舉已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否則會引致無效；這也是為了確定法院已經調查了控訴書以及辯護書中所載入的事實。

3.事實上，在本案中，被告在其答辯中並沒有提出新的事實，他對工人工作開始和結束的時間並無新的事實提出，也不否認並無支付勞工暨就業局所計算的賠償金額，只是對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合同的性質，以及工人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4. 原審法院把被告在其答辯中所提出的問題視為法律問題，並對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合同的性質進行了分析，認為工人(甲)已經取得長期工作者的身份。

5. 既然被告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事實問題，當然也不存在原審法院沒有調查被告所提出的事實，也不存在原審法院需要在羅列被證明的事實與不被證明的事實時指出被告所提出的對法律上的意見和看法。

6. 只要在判決中列明已經得到證實的事實及不能證明的事實，同時指明形成法官自由心證的證據以及該被證明的事實所關係的法律框架，已經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355 條第 2 款的規定。

7. 在被上訴的判決中，明確而且相當充分地列舉了所有已得到證明的事實和尚未得到證明的事實，也闡述了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及法律上的理由並指明了法官形成其心證的相關證據。

8. 由此可見，被上訴的判決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355 條第 2 款的要求，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及的任何瑕疵或遺漏，當然也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所預見的判決無效的問題。

9. 即使認為工人(甲)與上訴人之間的合同屬偶然性質，上訴人並不應支付予(甲)解雇賠償，也不應支付年假補償，或者像上訴人最初認為的那樣賠償的起算時間應從工人(甲)工作滿一年時起，上訴法院基於上訴之標的限制，對此也不應予以審查。」(見載於本案卷宗第 150 至 151 頁的原文內容)。

案件卷宗移交予本上訴審級後，駐本中級法院的尊敬的女助理檢察長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06 條的規定，對之作出了檢閱，並發表了意見書，當中尤其指出如下：

「被告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對初級法院所作判決表示不服，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認為被上訴的判決中沒有指明被告在答辯中提出的事實是否被證實，而該等事實對案件的判決有實質的重要性，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 a 項的規定，該判決是無效的(見上訴理由陳述的結論部分)。

.....我們認為本案中存在一個會導致上訴被駁回的“先決問題”。

《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 條第 2 款作出如下規定：

“如結論係涉及法律上之事宜，則還須指出下列內容，否則駁回上訴：

a) 所違反之法律規定；

b) 上訴人認為上訴所針對之法院對每一規定所解釋之意思，或以何意思適用該規定，以及其認為該規定以何意思解釋或適用；及

c) 如在決定適用之規定上存有錯誤，則指出上訴人認為應適用之法律規定。”

在上訴人提交的上訴理由陳述的結論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上訴人在法律規定方面，只指出了《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 a 項的有關規定。

顯而易見的是，上指條款並不可能是被上訴判決所違反的法律規定，因為其內容很明顯是規定了對某些法律條文的違反所引致的法律後果(無效)。

因此，應該說上訴人在結論部分並沒有如法律所要求的那樣明確指出被上訴判決所違反的法律規定，而只是指出了規範因這種違反所引致的法律後果的法律條文。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 條第 2 款 a 項的有關規定……，我們認為應以上訴人未指出法院所違反的法律規定為由駁回上訴人提出的上訴。

……」(見載於本案卷宗第 158 頁的意見書部份內容)。

就上述“先決問題”，嫌犯在行使《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2 款的答辯權時，主要駁稱其上訴狀的總結部份已滿足了同一法典第 402 條第 2 款 a) 項的法律要求(見載於本案卷宗第 162 至 165 頁的上訴人葡文回覆書內容)。

隨後，本上訴案的裁判書製作人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3 款的規定，對本案卷宗作出了初步審查。而本合議庭的其餘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依照同一法典第 408 條第 1 款的規定，對本案卷宗作出了檢

閱。

經庭審後，現須具體處理本上訴。

二、 本上訴裁判書的判決依據說明

雖然本案的上訴標的屬一輕微違反訴訟程式中的判決，但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380 條規定，必須對之適用刑事訴訟法中在上訴方面的相應規定（此一見解已載於本中級法院第 62/2001 號案的 2001 年 5 月 31 日的裁判書，和第 47/2002 號案的 2002 年 7 月 25 日的裁判書內）。

鑑於上訴法院祇解決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書的總結部份內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此一見解尤其已載於本中級法院第 47/2002 號案的 2002 年 7 月 25 日的裁判書、第 63/2001 號案的 2001 年 5 月 17 日的裁判書、第 18/2001 號案的 2001 年 5 月 3 日的裁判書、第 130/2000 號案的 2000 年 12 月 7 日的裁判書，和第 1220 號案的 2000 年 1 月 27 日的裁判書內)，故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92 條第 1 款及 393 條第 1 款的規定，本上訴案所要處理的問題是：原審法院是否如上訴人所說，真的沒有遵守同一法典第 355 條第 2 款有關在裁判書中須列明獲證事實和未獲證事實的規定？

但為此，本院須首先處理檢察院在其法律意見書中提出的“先決問題”。就這問題，一如裁判書製作法官在初步審查本上訴案卷宗時所理解般，本合議庭認為上訴狀的總結部份已實質勉強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 條第 2 款 a)項的法律要求，理因是：上訴人在同一總結部份明確指責在一審裁判書中，未有列明她在答辯狀內，所指出的對案件的判決有實質重要性的有關事實，有否被認定為獲證事實或不獲證事實，故此認為按照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 a)項的規定，一審判決應為無效，而在這第 360 條 a)項的法律行文中，正好包括了違反同一法典第 355 條第 2 款的情況。

如此，現須著手處理本上訴的上述標的問題。而本院在研究原審裁判的內容後，認為可在此採納駐原審法院的尊敬的助理檢察長，在其上訴答覆書中所發表的如下的精闢分析和見解，以具體解決本上訴：

「

在本案中被告人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因觸犯了：

一項四月三日第二四/八九/M 號法令第四十七條第四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的 b)項所處罰的不支付解僱賠償輕微違反；一項同一法令第二十一條及二十一條第二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 c)項所處罰的不給予年假補償的輕微違反；共被判處罰款澳門幣一萬零五百元(MOP\$10,500.00)正，並需支付工人(甲)解僱賠償及年假補償共澳門幣六仟五百元(MOP\$6,500.00)，而鑒於被告已存放澳門幣一仟八佰三十三元三角(MOP\$1,833.30)於勞工暨就業局，因此被告只須支付澳門幣四仟六佰六十六元七角(MOP\$4,666.70)

被告人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不服本案的判決，提起上訴，在其結論中認為：

- a) 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consignou se os factos alegados pela arguida na contestação foram provados ou não;
- b) Factos esses que têm substancial relevância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 c) A sentença é nula por força do artigo 360, al.a) do CPP,
- d) Deve ser, por isso, ordenada a baixa dos presentes autos.

我們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據不成立。

下面，將闡述我們的觀點。

根據澳門法院一貫的司法見解，上訴法院只需就上訴人在其上訴結論(conclusão)中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審查，而無需就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motivação)中為說明其論點所闡述的所有問題和觀點進行審查。而那些雖然在上訴理由闡述中提出，但是沒有在上訴結論中提及的問題則不應該在上訴中予以審查。(.....)

上訴人在其上訴結論中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沒有確定上訴人在其所提交的答辯中所載入的事實是否得到證實，而該等事實對如何做出判決有重要的影響，因而原審法院的判決因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第 a)項的規定應為無效判決，所以應發回原法院(.....)。

《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 a)項如是規定：

第三百六十條

(判決之無效)

屬下列情況之判決無效：

a) 凡未載有第三百五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 b 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55 條第 2 款的相關規定，“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之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盡可能完整一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之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之證據”。即是判決書中需列舉已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也是為了確定法院經已調查了控訴書以及辯護書中所載入的事實。

在本案中，檢察院因工人(甲)在被雇主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解雇時未能得到解雇賠償也未得到因未享受年假而應得到的補償，並基於勞工暨就業局的第 81/2003 號實況筆錄(卷宗第四頁)和相關的賠償計算(卷宗第九頁)，控訴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觸犯不向工人(甲)支付解僱賠償和不給予其年假補償二項勞動輕微違反。

被告(亦即上訴人)提交了答辯狀，雖然承認了上訴人與工人於 2001 年 3 月 6 日簽訂工作合同，並於 2002 年 9 月 30 日終止合同，但在其中提出由於僱傭工人是為了更新雇主公司的電話系統，因而具有偶然性和臨時性，預計完成該項工作的時間為一年，因而合同亦訂定為一年，但是，因為到期未能完成，故合同續期，而工人繼續工作直至 2002 年 9 月 30 日。

可以看出，事實上，被告在其答辯中並沒有提出新的事實，他對工人工作開始和結束的時間並無新的事實提出，也不否認並無全額支付勞工暨就業局所計算的賠償金額(實際上，被告已將他們認為的計算正確的賠償金頓已存入勞工局指定的賬戶)，只是對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合同的性質，以及工人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這一點，我們在原審法院的判決中亦可以看出，原審法院對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合同的性質進行了分析，不過並沒有同意被告的定性。

為了更清晰這一點，這裡我們不妨將原審法院判決的事實認定，理由說明及判決部份轉錄如下：

“本院依法由獨任庭進行公開審判，經審理查明：

嫌犯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於2001年3月6日以月薪澳門幣一萬圓聘請(甲)。(甲)於2002年9月30日離職。

嫌犯對(甲)作出解僱，但沒有按(甲)在工作上年資支付有關之解僱賠償，同時(甲)亦沒有享受其所應可享受的年假，而當嫌犯與(甲)兩者關係結束後，嫌犯亦沒有給予(甲)相應的工資作為年假補償。

未審理查明之事實:沒有尚待證實的事實。

上述事實，有證人(甲)、勞工暨就業局稽查督察陳添及 Chui Shek Ling 的證言，此外，還有本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據充足，足以認定。

本案中，嫌犯聲稱勞工(甲)之取得年假之期間為2002年3月6日至2002年9月30日，共可享年假3.5天。

同時，嫌犯亦認為勞工(甲)的年資應由2002年3月至2002年9月30日，為此，該勞工的解僱補償應為七天。

分析案中所含文件，儘管2001年36日該員工與和記電訊簽署的合同有“臨時(Temporary)”的字樣，然而，根據第DL24/89/M號法令第二條f)項該員工在其離職時應已取得長期工作者之身份。

為此，根據同一法令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七條第四款b)項規定，勞工暨就業局在卷宗第9頁之補償計算應為正確。

就民事賠償方面，法庭認為嫌犯應支付(甲)不支付解僱賠償及年假補償為澳門幣六千五百圓正。

根據已審理查明之事實，本法庭認為，毫無疑問嫌犯已觸犯控訴書所指控的二項勞動輕微違反。

綜合所述，判決如下：

嫌犯和記電訊有限公司因觸犯：

- a) 一項經四月三日第二四/八九/M 號法令第四十七條第四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 b) 項所處罰的不支付解僱賠償，判處澳門幣八千圓(MOP\$8,000.00)正罰金；及
- b) 一項經四月三日第二四/八九/M 號法令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令第五十條第一款 c) 項所處罰的不給予年假補償，判處澳門幣二千五百圓(MOP\$2,500.00)正罰金；

合共判處澳門幣一萬零五百圓(MOP\$10,500.00)正罰金。

另判處嫌犯支付工人(甲)解僱賠償及年假補償共澳門幣六千五百圓(MOP\$6,500.00)正，但鑒於嫌犯已存放澳門幣一千八百三十三圓三角(MOP\$1,833.30)於勞工暨就業局，因此嫌犯只須支付四千六百六十六圓七角(MOP\$4,666.70)。”

可見，原審法院把被告在其答辯中所提出的問題視為法律問題，亦即工人(甲)與雇主和記澳門電訊有限公司是否臨時合同，而工人(甲)是否具有長期工作者的資格亦或只是臨時工人，以及因此所產生的年假及解僱賠償的計算問題；及是否應該適用勞資關係法律制度(24/89/M 號法令)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四十七條，或者應該適用該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 c)項的有關規定。

關於這一點，無疑，我們同意原審法院的立場，認為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非事實問題。

原審法院把被告在其答辯中所提出的問題視為法律問題，並對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合同的性質進行了分析，認為工人(甲)已經取得長期工作者的身份，有權利獲得解僱賠償及未享受的年假的補償，並認為勞工暨就業局的有關賠償金額的計算為正確。

既然被告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事實問題，當然也不存在原審法院沒有調查被告所提出的事實，也不存在原審法院需要在羅列被證明的事實與不被證明的事實時指出被告所提出的對法律上的意見和看法。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被上訴的判決本身是否列舉已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

經閱讀前面所轉錄的原審法院的判決，毫無疑問，該判決明確而清楚地列明瞭已經證明的事實及未查明的事實……。

眾所周知，只要在判決中列明已經得到證實的事實及不能證明的事實，同時指明形成法官自由心證的證據以及該被證明的事實所關係的法律框架，已經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355 條第 2 款的規定。(參見終審法院 2001 年 7 月 18 日第 9/2001 號卷宗、2002 年 10 月 9 日第 10/2002 號卷宗中的判決書)。

也就是說對被上訴人的判決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355 條的規定，特別是其中第 2 款的有關規定，而不存在任何瑕疵或遺漏。

因而被上訴的判決也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 條 a)項所預見的無效。

基於被上訴判決中所確定的得到證明的事實，我們亦同意原審法院所適用的法律，尤其是勞資關係法律制度(24/89/M 號法令)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四十七條。但是，鑒於這些法律條文的適用問題並沒有在上訴人的上訴結論中被提出，故而，即使認為應該適用同一法律第四十三條，也就是說，即使認為工人(甲)與上訴人之間的合同屬偶然性質，上訴人並不應支付予(甲)解雇賠償，也不應支付年假補償，或者像上訴人最初認為的那樣賠償的起算時間應從工人(甲)工作滿一年時起，上訴法院基於上訴之標的限制，對此也不應予以審查。

.....」(見載於本案卷宗第 147 至 150 頁的上訴答覆書的內容)。

據此，嫌犯所主張的上訴理由是不成立的。

三、 判決

基於上述的依據，本合議庭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因而維持原審判決。

上訴人須繳付訴訟費，當中包括四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亦即澳門幣貳千圓)的司法費(見《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第 72 條第 1 款和第 69 條第 1 款的規定)。

命令將本裁判書通知予上訴人本人和檢察院知悉。

命令透過寄送本裁判書的複印本，將其內容告知工人(甲)和勞工暨就業局。

澳門，2004 年 5 月 13 日。

裁判書製作法官 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賴健雄

第一助審法官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 vencido nos termos de declaração que segue.

Declaração de voto

Com o douto Acórdão ora prolatado, considerou-se inexistente a nulidade – por falta de indicação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 pela arguida imputada à sentença recorrida, julgando-se assim improcedente o seu recurso para esta Instância interposto.

Afigurando-se porém que o recurso merecia provimento, passo a expôr dos motivos que me levaram a divergir da posição pelos meus Exm^{os} Colegas assumida.

Regulando a matéria da “cessação da relação de trabalho”, preceitua o artº 43º do D.L. nº 24/89/M – deste diploma sendo os adiante citados preceitos sem indicação de origem – que:

“1. Ocorrendo justa causa, qualquer das partes pode pôr termo à relação de trabalho, não havendo lugar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ões.

2. Constitui, em geral, justa causa qualquer facto ou circunstância grave que torne praticamente impossível a subsistência das relações de trabalho.

3. Pode ainda ser posto termo à relação de trabalho, sem lugar a aviso prévio ou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nos seguintes casos:

- a) Por mútuo acordo do trabalhador e do empregador;
- b) Quando a relação de trabalho foi estabelecida para o desempenho de

tarefas concretas entretanto realizadas;

c) Quando a relação de trabalho foi estabelecida para o desempenho de tarefas ocasionais ou sazonais;

d) Quando a relação de trabalho é estabelecida por um período inferior a um ano, salvo se já tiver sido objecto de três prorrogações”; (sub. nosso).

Atento o teor das transcritas alíneas b), c) e d) , tem se entendido que – assim como sucede com outros ordenamentos jurídicos, também – o “Regime Jurídico das Relações Laborais de Macau” permite a celebração de contratos de trabalho a termo (ou prazo) “certo” e “incerto”; (sendo contudo de se salientar que o recurso a “contratos de trabalho a termo incerto” apenas é admitido nas situações previstas nas referidas alíneas b) e c) – cfr., J. A. Pinheiro Torres, “Do Contrato de Trabalho a Termo na Lei Portuguesa e de Macau”, in B.F.D.U.M., Ano I, nº 4, 1997, pág. 61 e segs., e, A. Teixeira Garcia, in “Lições de Direito do Trabalho”, pág. 45 e segs.).

“In casu”, perante a acusação da prática de uma contravenção aos artºs 21º e 22º assim como outra ao artº 47º, nº 4 – e, concentrando-nos, agora, apenas nesta última, (onde se imputava à arguida ora recorrente a “denúncia unilateral sem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rescisória”) – contestou, oportunamente, a mesma, alegando, nuclearmente, que o trabalhador ofendido “tinha sido contratado para exercer funções de Supervisor Temporário no Departamento do Sistema de Operações”, “funções estas de natureza temporária e que resultavam exclusivamente da necessidade ocasional em actualizar o seu sistema telefónico”, e que, “uma vez terminado o projecto, cessaria automaticamente a relação laboral”

(como veio a acontecer), sendo tal facto “do perfeito conhecimento daquele”.

E, invocando assim, expressamente, o citado artº 43º, nº 3, al c), afirmava não ter de pagar nenhuma “indenização rescisória”; (cfr. fls. 120 a 122).

Efectuado o julgamento, deu o Tribunal “a quo” como provada a seguinte matéria de facto (constante do “auto de notícia”):

“Em 6 de Março de 2001, a arguida, HUTCHISON-GESTÃO DE SERVIÇOS DE TELECOMUNICAÇÕES, LIMITADA, contratou, mediante o salário mensal de MOP\$10.000,00, o trabalhador (A), o qual deixou o carg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2.

A arguida denunciou a relação com (A) mas não pagou indenização rescisória de acordo com a antiguidade da relação laboral.

Após o termo da relação laboral, a arguida também não pagou o salário correspondente como indenização pelo descanso anual.”

Seguidamente, consignou que “não existiam outros factos por provar”, e, citando o artº 2º, al. f) – onde se declara ser “trabalhador permanente, o trabalhador que tenha uma relação de trabalho consecutivo com o mesmo empregador por um período igual ou superior a um ano” – afirmou que não obstante no “contrato de trabalho” junto aos autos constar, expressamente, a expressão “Temporary”, era de “concluir” ser o ofendido “trabalhador permanente” visto que provado estava que o seu vínculo laboral se tinha mantido por período superior a um ano, decidindo, finalmente, pela verificação da imputada contravenção ao artº 47º, nº 4; (cfr. fls. 131 a 133).

Face ao exposto, não sendo de considerar que a afirmação no sentido de que “não existiam outros factos por provar” se equipara à formula (tabelar) de que “não se provaram os restantes factos”, atentando-se ainda que nenhuma referência se fez sequer a contestação apresentada, e tendo-se também presente o seu teor, somos de opinião que, tal com sustenta a ora recorrente, inobservou o Tribunal “a quo” o seu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quanto à indicação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sendo assim nula a sentença recorrida.

Dir-se-á – como, se bem ajuizamos, ora sucede no douto Acórdão que antecede esta declaração – que a matéria alegada na contestação era “matéria de direito”, (ou, porventura, que era a mesma “irrelevante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pelo que a ela não teria o Tribunal que se referir em sede de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or nós, não cremos que assim seja.

“Matéria de direito”, não parece ser, bastando um mera leitura ao teor da contestação – que atrás se deixou transcrita na essência – para assim ser de concluir.

Por sua vez, também não-se nos mostra adequado o entendimento segundo o qual se tenha por “irrelevante” o alegado na contestação.

Somos antes de opinião que os “factos” aí alegados – e, citando-se aqui o douto Ac. do Vdº T.U.I. de 22.10.2003, tirado no Processo nº 18/2003, onde, apreciando questão idêntica, se decidiu também declarar

nula uma sentença por falta de indicação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 “têm potencialidade para influir na decisão”.

Com efeito, e sem prejuízo do devido respeito a opinião em sentido diverso, temos para nós que o conceito de “trabalhador permanente” enunciado no artº 2º, al. f) – aliás, em sintonia com o estatuído no artº 43º nº 3, al. d) – apenas revela para as situações de “contratos de trabalho a termo certo”. Como bem salienta Pinheiro Torres (in ob. cit. pág. 87) – “os contratos a termo incerto, pela sua própria natureza, devem durar enquanto dure o motivo que os justifica”, e, assim sendo, não vemos motivos para, através de um “elemento temporal”, se alterar imperativamente o estatuto do trabalhador, e, conseqüentemente, os direitos e deveres que do contrato pelo mesmo celebrado resultam. Daí que, perante o teor da contestação, onde se alegavam – quanto a nós – factos que, se provados, permitiriam qualificar o contrato em causa como um “contrato a termo incerto”, imprescindível era que o Tribunal “a quo” indicasse (claramente) se aqueles resultaram ou não provados.

Não o tendo feito, incorreu em violação ao disposto no artº 355º, nº 2 do C.P.P.M., (“omissão de indicação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vício este que, dado que tempestivamente arguido, conduz á peticionada nulidade da sentença recorrida; (cfr. artº 360º, al. a) do dito código).

Macau, aos 13 de Maio de 2004

José Maria Dias Azedo